



6-8-1966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 8 版

每份售價 10¢

高舉爭取祖國獨立統一旗幟奮勇前進！

社陣人民黨針對假「獨立」「國慶」聲明全文

反假「獨立」粉碎「大馬」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

英美帝國主義者及拉曼李光耀集團，為了扭轉人民粉碎「馬來亞」的鬥爭矛頭、緩和人民的鬥爭情緒和調協反動集團之間的權力矛盾，為了避免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亞」的徹底破產，在去年八月九日安排了新加坡假「獨立」。

(一)早在反動集團宣佈新加坡「退出「大馬」」而「獨立」之前，以及宣佈假「獨立」的當天，我們就已明確指出，新加坡「退出「大馬」」並非解決人民痛苦和災難的途徑，它不會帶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會帶來民族的大團結，不會使人民享有民主權利，更不會使人民擺脫殖民主義的桎梏，實際上它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及反動集團以「分而治之」的形式，替代「合而治之」形式來繼續統治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罷了。因此要改善生活和爭取解放的人民應走的正確途徑，不是「退出「大馬」」，而是團結起來粉碎「大馬」，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假「獨立」一年來的事實，強有力地說明了左翼分析和主張的正確性。徹底暴露了那些為新殖民主義假「獨立」辯護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揭穿了他們對左翼運動的誣蔑和誑誘。(二)新加坡假「獨立」的一年來，

廣大勞苦群眾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處境絲毫不見好轉。李光耀集團不斷高喊「工業化」，但是殖民地經濟體系下的媚外「工業

化」，根本不能解決日益嚴重化的失業問題，每年有四萬名的青年出來謀職，而李光耀集團五年來的「工業化」，竟未能提供予謀職人士以二十分之一的就業機會。相反的，為了確保外國壟斷資本家能夠不斷獲得豐厚利潤，李光耀集團一再壓迫工友「增產」，並實施各種「固打」，使老百姓購買高價的物品，增加生活負擔。李光耀政權為了彌補其經濟上的困難，還實行了一連串向勞苦群眾抽榨的措施，增加小販禮申費，增加「非公民」學費，通過「陸路交通法令」、實施「小販新條規」和「非公民工作准証」。李光耀集團利用其宣傳機構一再吹噓什麼「新加坡經濟基礎已經非常穩定」，事實上，假「獨立」的新加坡，經濟地位並不是穩定的，任何來自長堤彼岸拉曼集團的刁難，都會影響星洲的正常經濟活動。

(三)在政治上，假「獨立」的新加坡依舊受著「獨立協定」的牽制。李光耀集團一年來的政策，在外交方面，已徹底暴露它是追隨美英帝國主義的外交路線，而且忠實地替美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效勞，它勾結排華反華的印尼反動右派，與擴大侵越反華戰爭的美帝狼狽為奸。在內政方面，李光耀集團一再動用軍警，殘暴毆打工友學生，不斷引用臭名昭彰的「國內治安法令」逮捕民間團體負責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還通過了「職工會（修正）法令」，頒佈「煽動（修正）法令」、「情報保密條例」等，進一步剝奪人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學習旅行的基本民主自由。因反「大馬」而被無理拘禁的反殖愛國人士，受到史無前例的殘暴虐待；「議會民主」已被法西斯統治所取代，「國會」已淪為李光耀集團的樹膠印。所有這一切，說明了李光耀集團忠實地替美英帝國主義者統治和鎮壓星洲的人民，克盡心力為美英帝國主義效勞。

(四)在做「獨立」的新加坡，英軍

依然盤踞着，李光耀集團還替英軍及其基地辯護，助紂為虐地協助英軍鎮壓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北加里曼丹及東南亞人民的解放鬥爭。

隨着美帝侵略越南戰爭的擴大，大批美軍已經到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來「渡假」，星洲及聯邦，已被拉曼及李光耀集團出賣給美帝作為反華侵越戰爭的基地和「後方」。為了配合美帝鎮壓東南亞人民和擴大戰爭的需要，李光耀集團還與拉曼集團，以「維護種族利益」為名，大肆擴大為美英帝國主義效勞的「馬來亞軍團」、「新加坡軍團」以及軍事基地。拉曼李光耀集團的賣國行動，已進一步把人民捲進了帝國主義的戰爭漩渦，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的生命財產，已受到最大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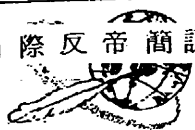
(五)在美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指導下，李光耀集團與拉曼集團一唱一和，大搞挑撥民族情緒的勾當。美英帝國主義者通過安排新加坡「假獨立」，和進一步通過吉隆坡和星洲兩個傀儡政權的種族主義施策，企圖加強帝國主義分化馬來亞（包括星洲）人民的團結、分裂華巫兩大民族的友誼，打擊和削弱馬來亞人民爭取祖國真正獨立統一的鬥爭。在過去的一年來，拉曼及李光耀集團就實施了危害人民利益、分化馬來亞人民團結和破壞民族和諧的「非公民工作准証」、「長堤移民管制」等反動措施，並無理禁止政黨、學生和民間團體負責人，通過長堤在國土上自由來往。

(六)不論是「馬來亞」還是「獨立的新加坡」，事實已一再證明，它們都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換湯不換藥的統治把戲，只能帶給人民更大的災難而已；拉曼李光耀集團為支撐「馬來亞」及假「獨立」新加坡而耍弄的一切狂妄措施，也只會進一步損害馬來亞人民的利益罷了。因此，在此新加坡假「獨立」一周年的時刻，我們呼籲各界人士，抵制李光耀集團耗費公帑，一手搞出來的假「獨立」「國慶」。

(轉入第三版)

國際反帝簡訊

印尼人民



必向反動派清算血債！

河內“越南之聲”廣播電台，上月廿八日就印度尼西亞親美反動派宣佈成立新內閣一事，發表評論，譴責印度尼西亞反動派反人民的罪行

評論說：「七月廿五日印度尼西亞親美反動派宣佈成立由廿九人組成的新內閣。從新內閣主席團的成分，就可以知道這個內閣的性質如何。反動頭子蘇哈多為內閣主席團主席兼任國防部長和陸軍司令；政治投機分子馬立克為外交部長；曾經大事叫囂在印度尼西亞發展資本主義的布武諾獨攬財政經濟大權

「自納蘇頓篡奪人民協商會議主席職務以後，蘇哈多正式披上內閣主席團主席的外衣，指使印度尼西亞反動派把國內一切權力集中在手裡。納蘇頓、蘇哈多集團採取的新行動，是對蘇加諾總統一切權力的公開篡奪，是對印席尼西亞人民的民族利益和願望的粗暴挑釁，是它們在禍國殃民道路上走出的新一步。

「法新社七月廿五日說，新內閣的成立，是對蘇加諾總統的權力被剝奪的表示。美國各個通訊社都肯定地說，人家已經有效地剝奪蘇加諾對內閣的直接領導權，顯然，蘇哈多正在控制政府。人們對納蘇頓、蘇哈多集團的行動，並不感到奇怪，因為人們早就預料印度尼西

亞反動派篡奪政權，並且瘋狂地鎮壓、迫害共產黨人和愛國力量，取締民主黨派以後將幹些什麼行動。

「印度尼西亞反動派成立新內閣，只不過是它們事先策劃好的把整個國家機器變成反動的對內對外政策效勞的計劃的第一個步驟。

納蘇頓、蘇哈多集團所作所為，進一步揭露它們的反革命、反人民、充當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嘴臉。

「印度尼西亞反動派在瘋狂屠殺廿萬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逮捕和囚禁數十萬人和政府的副總理和部長，取締共產黨和其他愛國民主黨派，以武力手段控制政府、國會、軍隊、警察和法院，卑鄙地迫害華僑。對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採取敵視政策的同時，迎合和勾結美帝國主義和它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南朝鮮等地的形形色色的走狗。

「印度尼西亞反動派在宣佈禁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印度尼西亞傳播，以此作為繼續鎮壓國內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的法律依據的同時，竟然打開監獄大門，統統釋放

了曾經對印度尼西亞人民和革命犯下累累罪行的反革命、反動分子。蘇哈多的新內閣成立的第二天，就放走了十名罪惡昭彰的反動分子。其中有反動的瑪斯友美黨頭目納席爾，前蘇門答臘叛亂政府頭目尼加拉，前蘇拉威西叛亂政府頭目安德申。最近，印度尼西亞反動政府還大肆歪曲和攻擊反帝進步事業，其中有得到印度尼西亞人民熱烈同情和支持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愛國戰爭。

「印度尼西亞反動派的行動，正受到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稱讚和賞識。美國已經命令日本出馬召集資本主義國家，準備在今年九月，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討論在經濟上援助印度尼西亞問題。

「印度尼西亞反動派日益瘋狂猖獗，在充當美帝國主義走狗，反人民，反革命道路上越陷越深，企圖倒轉歷史巨輪。但是，它們的瘋狂猖獗，只是一切反動派一時的張牙舞爪。具有悠久的革命傳統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必將懲罰它們。一切反動派是阻擋不了歷史的發展的。印席尼西亞人民總有一天向它們清算血債。」

美日蘇反革命神聖同盟

★ 北京“人民日報”社論 ★

北京人民日報七月卅一日發表題為：「美、日、蘇反革命神聖同盟」的社論。

社論說：「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7月24日至30日訪問了日本，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舉行了一系列坦率而且熱誠的會談。他們大肆蘇日之間的親善、合作和友誼；他們研究了越南局勢、中國問題和其他國際問題。他們簽定了日蘇理事條約，討論了經濟合作，並且進一步商定今後將由兩國外交部長和部長級官員舉行定期會議。這一次表明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和日本反動派的勾結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社論說：「葛羅米柯是緊跟賴斯克的腳後跟到日本去的，賴斯克的東京之行主要是策劃以日本為核心的、侵略性的亞洲軍事同盟，以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包圍，加強鎮壓越南、朝鮮和亞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賴斯克公然讚許日本軍國主義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相勾結，為美帝國主義戰略重點東移的政策效勞。

葛羅米柯在東京也叫囂蘇聯同日本保持友好關係，對亞洲的和平

和繁榮具有巨大的意義和作用。賴斯克和葛羅米柯此呼彼應，在蘇日會談中就公然把中國問題列入議程，他們聯合反華的心情之切，已經使他們顧不得自己着面目的暴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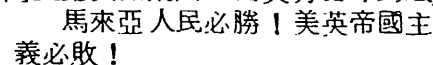
社論說：「葛羅米柯訪問日本的另一個使命，就是要撲滅越南人民的反美烈火。為了掩飾這種無恥的叛賣行為，他玩弄了拙劣的兩面手法。葛羅米柯在公開場合不得不表示，越南爭端是美國進行侵略的結果，說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對“和談”不感興趣。但是，誰都看到，在美帝國主義悍然轟炸河內、海防，推行“以炸迫和”的陰謀以後，莫斯科立即成了推銷美國式“和談”把戲的集市。印度總理，英國首相、聯合國秘書長之流的政治政客，一個一去，一個進門，車水馬龍較之當年美國、日本、英國在東京搞“東方慕尼黑”陰謀的

熱鬧景象有過之無不及。

而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佐藤政府公然支持美帝國主義在越南擴大戰爭的罪行，放出空氣要在東京召開有關越南問題的“和平會議”，並且透露日蘇之間將在這一方面進行合作。葛羅米柯在這種氣氛中，急急飛行東京，唱出那麼一些調子，他們在搞些什麼樣的罪惡勾當，難道還不够清楚嗎？」

社論最後說：「美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在亞洲結成反革命“神聖同盟”這件事表明了什麼呢？正好是表明了它們的處境非常不妙，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只能以加緊互相勾結，互相依靠來為自己壯胆助威。但是，這有什麼用呢？今天的亞洲再也不是過去的亞洲了。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妄想用新的反革命聯合起來阻止亞洲革命的燎原烈火是絕對辦不到的。相反，亞洲人民一定會從這些反面教員提供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里進一步覺醒和團結起來，加強革命的攻勢，徹底打碎這個反革命的“神聖同盟”，把爭取徹底解放的革命事業勝利的推向前進！」

〔本報資料室〕



加緊剝削工人的新措施！

●我黨針對李光耀在陸軍平民僱聯談話發表聲明●

我黨於八月二日，針對李光耀集團提出的反工人新措施發表聲明：「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李光耀集團雖然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企圖擺出一付「親工人」的姿態，但是，在現實的考驗下，它却一再暴露出自己是徹頭徹尾反工人和維護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前日，李光耀在陸軍平民僱員聯合會上的演講，再次肯定了這點。

李光耀說：「政府將修改職工會法令，取消公共假期工作三薪的制度，並且按工作情况而非依據工作時間的長短來決定工資。」李光耀說這是為了「避免懶惰」。李光耀的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情理的。如果工友的待遇合理，能够符合當前的生活水準，薪酬足於應付工友的家庭開銷，又有那一位工友願意故意拖延工作，以便在假日做工而獲得三薪呢？更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新辦法」，將是大開方便之門，讓僱主尤其是外國壟斷資本家可以進一步剝削工人。任何老板可以藉口工作情况不如意而減薪。實際上，對於那些頑固的資本家來說，他們是希望工友們出賣勞力越多越好。到時，怎樣的標準才算是勤勞，又怎樣才是懶惰呢？

在一個真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工人們所作的都是為了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單只為了三餐溫飽而出賣勞力替少數

增加的則是不夠薪水的人民。」李光耀這種說法，簡直是把資本家主動剝削工人的本質，說成是工會或工友驅使資本家這麼作。資本家重視的是利潤，如果有利可圖，它將主動的以新機器來代替工人的。李光耀這些話到底為誰辯護，替誰服務是再清楚不過了！

李光耀最近的談話，還說明以下的事實：失業人數大量增多已是不能再掩蓋的事了，每年四萬名青年學生出來謀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也是李光耀集團的「新加坡共和國民民主社會主義」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其次，証明了李光耀集團一再吹噓的「工業化」已經失敗。李光耀集團以各種「優待」，吸引外國大老板來投資，但是這種在殖民地經濟體系下的媚外「工業化」，是沒有什麼前途的。為了替這些新興工業的資方進一步減低成本，李光耀集團除了要工友們吃稀飯外，現在更提出要工友們再束緊腰帶，喝白開水工作了。

李光耀還準備修改職工會法令，其實，現存的職工會法令已在很多方面限制了真正為工人利益的工會的正常工作，妨礙工會為工友們爭取更多利益。如果進一步將之依李光耀的主張修改，今後的職工會最多亦只能成為資本家的應聲蟲，工會的作用將會降至零點。李光耀還說「工人不應驅使資方買高價機器而少僱工人，因為這樣將造成一部分特權的工人獲得高薪，而日益

對於李光耀集團這種反工人，替外國壟斷資本家效勞的行為，我們呼吁工友們提高警惕，為維護本身的權益，為保障起碼的工作條件，團結起來，向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李光耀集團鬥爭到底！

「工運現代化」？

左翼工團揭穿李光耀反工人陰謀

廠商、製罐、茶餐、食品、火電鋸、黃梨等六工團，針對李光耀的所謂「工運現代化」的反工人新措施，發表聲明如下：

「七月卅一日，所謂新加坡共和國總理李光耀先生，在陸軍平民僱員聯合會的常年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一系列加緊剝削與壓迫工人的談話，八月一日的報章即以頭條新聞刊登，說什麼「職工運動者不應過分要求，我們應照顧到我們還有三萬多人離開學校出來尋找職業，過去以時間計算工資，超時工作，假期津貼等制度都應加以改變……」，我們完全反對這樣的說法，這是親帝國主義、資本家，反工人、人民的言論。

「今天，廣大的工人群眾，生活依然處在水深火熱中，這種對待工人的高度剝削與壓迫，固然是承繼過去英殖民地時代的產物，但是，自稱「獨立」的行動黨政權，不但不能改善工人生活待遇，減輕工人受剝削的程度，反而在剝削的基礎

上進一步剝削工人；而却美其名為「職工運動者不宜提出過分要求造成少數高薪階級」，試問李光耀先生，所謂高薪階級何在？我們所看到的事實是：普遍的工人群眾，一天到晚出賣勞力，所換得的是三餐不飽的低微待遇。所謂確立一最低工資，然後根據工作之成就計算工資，這就是計件工資。計件工資是比計時工資剝削得更厲害。工人們在過去以時間計算工資的計時工資下，已深受剝削之苦，李光耀先生現在提出計件工資的進一步剝削，將使工人群眾的生活苦上加苦。

「我們必須指出，五六年來，行動黨反動政權在面對重重經濟難題下，提出了所謂『工業化』政策，但是，『工業化』政策到底解決不了工人的失業問題，因此，行動黨政權通過了一系列迫害工人、壓制工人運動的法令，諸如『工業修正法令』、『職工會修正法令』，同

時，還提出『工作准証』的問題來對付聯合黨的公民，然而，行動黨的這一切反工人措施都失敗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光耀不得不苦口婆心地提出了「職工運動應現代化，以適應獨立國家的需求」的謬論。

「八月二日，所謂職總秘書何思明便迫不及待的在報章上誇誇其談，他們彼此一呼一應，互相唱和，何思明先生也說什麼工運應現代化同時還響應李光耀先生的挑戰，盜用工運領袖之名欺騙人民，模糊工人。何思明的陳腔濫調，只有進一步暴露其親資本家反工人的反動本質。

「我們認為，工人生活痛苦，失業人數不斷增加，這是一個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唯有改革整個不合理的社會。李光耀的所謂「適應獨立國家的要求」，實際上是適應帝國主義反動派壓迫我國人民的需求，是適應資本家剝削工人的要求，而不是適應廣大工人群眾的要求，因此，我們指星洲是假「獨立」，這是一點也沒錯的。我們主張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正是解決這些社會的唯一正確道路。」

全星左翼工團抵制假「獨立」國慶

●重申爭取真正獨立統一馬來亞鬥爭目標●

全星左翼工團針對假「獨立」「國慶」事發表聲明如下：

正當行動黨政權上演一場「獨立一周年」「國慶」的鬧劇的時刻，我們全星左翼工團願代表星加坡的工人，明確地表達我們工人對星加坡的所謂「獨立」的看法，表達我們對祖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現在和未來的看法。

我們在星加坡宣佈「退出馬來西亞」時就指出，這是帝國主義爲了維護它們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統治與控制而搞的「分而治之」的陰謀。帝國主義（重要的是美英帝國主義）把馬來亞分割爲聯邦和星加坡，並在長堤的兩岸扶持不同的傀儡集團作爲統治工具，以便製造一個華族佔多數的星加坡和一個馬來族爲主的聯邦的對立局面，破壞兩大民族的戰鬥團結，阻撓兩大民族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星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獨立」以後，聯邦的阿都拉曼集團和星加坡的李光耀集團就十分露骨地、實力地推行它們的主子帝國主義所制定的分化馬來亞人民團結的政策，力圖使星加坡和聯邦越隔離越遠，使兩個地區的人民的團結與兄弟友情的增進不斷遭到破壞。例如行動黨政權實行的「公民」與「非公民」的重新登記、聯邦同胞要負擔沉重的教育費與課稅、聯邦兄弟要工作必須領「工作准証」等措施，以及聯盟政權限制星加坡同胞入境的措施，都是兩個地區的反動集團執行帝國主義分化人民團結，進一步分割我國馬來亞的具體表現。假「獨立」以來的大量事實，越來越明顯地證明了我們左翼當時分析的正確性。無可爭辯地，星加坡的所謂「獨立」，破壞了我國馬來亞的完整，妨礙我國的統一，給我國各民族的反帝團結造成一些困難，不利於我國人民的戰鬥團結。這樣的所謂「獨立」，絕不是我國工人所歡迎，也絕不是我國人民所歡迎的。

關於星加坡是真獨立還是假獨立這個問題，我們工人和廣大人民的看法與行動黨反動派、左翼的叛徒、變節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看法是針鋒相對的。我們工人階級根據自己一年來的切身經驗和實際觀察，一直認爲星加坡的「獨立」是虛假的，是騙人的。

我們始終認爲，星加坡是馬來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地理上、歷史上和人民的關係上講，星加坡都是馬來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馬來亞的一個重要的大城市。星加坡傳統上是聯邦貨物、產品進出口的商

業城市，這種情況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會改變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經濟貧困、沒落、人民生活痛苦的聯邦，不可能有一個經濟繁榮的星加坡。如果聯邦經濟走向破產，生產衰退，出口銳減，人民日益赤貧化，星加坡有什麼東西可以出口呢？星加坡出口和入口的東西賣給誰呢？星加坡又從何而繁榮呢？單從這里，就可以看出聯邦同星加坡的關係是多麼密切，而將星加坡從馬來亞整體中分割出來（像現在的情形）又是多麼不幸，給我國人民帶來多少困苦和不便。因此，我們星加坡工人同聯邦兄弟姐妹一樣，強烈反對帝國主義通過它們的代理人搞「分而治之」的陰謀，反對星加坡的所謂「獨立」。我們要求的是一個包括星加坡在內的統一的、民主的、真正獨立的馬來亞。這是我們星加坡工人當前的奮鬥目標，也是我國七百萬人民的奮鬥目標。我們星加坡工人願與聯邦的兄弟姐妹，共同爲

實現這個神聖目標而奮鬥到底！

要實現一個民主、統一和真正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就必須打倒使我國殖民地化的帝國主義，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獨裁的聯盟反動派和行動黨反動派，必須打倒使我國數百萬農村人民生活貧困的封建勢力，從而完成我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實現我國的民族解放。

目前，整個東南亞正走向反帝革命鬥爭的新高潮，在東南亞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反帝革命風暴普遍興起。我國馬來亞也沒有例外，不論在聯邦或在星加坡，革命力量都在頑強地成長着，鬥爭逐漸走向高潮，整個馬來亞是一座即將大爆發的活火山。

工友們！同志們！朋友們！讓我們以昂揚的鬥志，衝天的幹勁，高舉反帝革命大旗，奮勇前進！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是一定會實現的！

工友們！同志們！朋友們！「馬來西亞」和假「獨立」不是人民所要的，讓我們團結一致，抵制八月九日的所謂「國慶」節目和儀式，並踴躍出席社陣和人民黨聯合召開的反假「獨立」群眾大會。

聯盟爲何搞地方議會「調查」

衆所周知，反動政權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是採用西方的「議會民主制」來組織「政府」的。這種「議會民主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英殖民主義把它搬到馬來亞來推行，就是爲了讓它的傀儡們出面代它統治馬來亞的人民。

在統治者佔有軍警特務暴力機關、和電台報章全副宣傳機器，控制法庭、監牢和任意修改憲法和法律，並通過種種法令來壓制迫害要求自由解放的人民的情況下，西方「議會」已成爲虛偽的「民主」的點綴品。

目前，全馬共有二百八十二個地方議會。那是一九五二年訂立的。最近，由拿督納哈班上議員任主席的七人「皇家地方政府調查委員會」正進行調查工作。爲此，人民黨雪洲分部曾發表「告同胞書」。書中指出，「今天全國地方議會的村民將面臨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全馬各地方議會將面臨被接管。」該「告同胞書」嚴正揭露，「聯盟調查委員會清一色是聯盟的成員，沒有一位中立人士或反對黨人員，它的目的是什麼？第一，聯盟設立調查庭，表面上好像很公道、很公

平，邀請公衆人士供証，其實，聯盟只不過是表面上裝裝調查民意，背後却捏造事件，進一步接管地方議會，取消民選制度，改用全部官委或最少三分一官委。

第二，聯盟政府接管地方議會後，是想要提高鄉村地區的租稅，以法律行動催收村民欠稅，以彌補六億元不敷開銷。

第三，聯盟政府另一個大陰謀，就是隔絕村民與我黨的秘密接觸，因爲鄉村同胞多數是支持我們，是我們的堡壘據點，並通過這種手段削弱我黨在競選中的政治鬥爭的積極性。」

八月一日，當「皇家地方議會調查庭」在吉隆坡中華會堂，開始一連二日的聆聽吉隆坡縣屬有關地方的議會問題，人民黨雪州分部曾發動其二百多名黨員在會堂前作和平請願。



石 坑 戰 役

南越解放軍在油青附近的石坑地區消滅了美軍第一步兵師第三旅八百多人。戰鬥結束不久，我們就頂着熱帶火熱的太陽，跨過西貢河，穿過了著名的油青橡膠林，來到了石坑戰場。

石坑在西貢西北，離西貢56公里，這是一片森林地帶，穿過森林的是第30號公路，早已被人民武裝力量破壞了。公路上的橋樑炸毀了，路面上挖了陷坑，長滿了野草。我們沿着這條破碎的公路向着戰場的中心——石坑前進。進入戰場邊沿，我們一眼就看到了美軍慘敗後的狼狽景象，那被子彈穿透了的美國鋼盔，那一條條帶着紫黑色血跡的美國綑帶，那血肉模糊的美國軍裝、美國皮靴、美國罐頭，到處都是，佈滿了戰場。

帶路的盛同志，指着路旁的密林和腳下的公路，向我們介紹：「咱們的戰術可真巧啊，把兩營美軍請到這里，攔頭、截尾、打中間，四個小時就吃掉了八百多人。」盛同志是偵察員，跟在美軍後頭偵察敵情，他告訴我們，美軍第一步兵師在保邦失去了四個營以後，爲了挽救敗局，特派兩個步兵營從萊溪到油青一帶去掃蕩。誰知道，到了油青撲了空，就慌忙沿着30號公路回萊溪。就在美軍慌忙趕路的時候，南越解放軍的兩個主力營早就趕踪在這兩個美軍的後面。

一天早晨，南越解放軍眼看着美軍的直升機把迫擊砲運走了，就確定在路上打個運動伏擊。石坑是美軍必經之路，那里樹高林密便於伏擊，解放軍就選中了這塊地方殲滅敵人。於是，美軍沿着30號公路，解放軍沿着公路兩側的林中小路，展開了一場向石坑前進的越野比賽。這是一場斗智的比賽，士氣的比賽，人民因素的比賽。解放軍戰士們爲了尋找戰機，已經幾天幾夜沒有休息了。這一天，好容易找到消滅美軍的機會，大家樂得把一切疲勞都忘了。一聽到向戰場進軍的命令就立即出發。

八連二排長黎文德腳在跟蹤美軍的急行軍的時候，就給刺傷破了，發了毒，紅腫，一直劇痛。現在聽說要打戰，就好像突然吃了止痛藥一樣，他一點兒也不知痛，一直帶着部隊走在最前頭。

原始森林的小路曲曲彎彎，彈坑累累，許多被炸彈炸倒的大樹，橫七豎八，給部隊前進造成了許多障礙。戰士們提着槍，在樹縫里跑步前進，衣服給樹枝刮破了，腳底

給樹幹砸破了，汗水濕透了衣服，濕透了背包。可是，沒有一個人低頭，沒有一個人停住。堅決趕到敵人前面，我們不光用腳跑路，我們還要用思想跑路，把對美軍的仇恨化作前進的力量，大家一股勁，向前！向前！

一個多小時以後，部隊就走完了十公里的路程，來到了約定的戰鬥地點——石坑。回頭一看，那些美國少爺兵剛剛爬行了三公里，還在離我們整整七公里以外的30號公路上打轉轉。本來，美國兵是木頭化的，在他們的正規打法里，就沒有徒步穿林這一條。但是，當他們被迫鑽進森林之後，重型大砲開不進來；輕型坦克砲呢，美國少爺兵也扛不動。怎麼辦呢？只好放下。晚上叫直升機把迫擊砲運來，向森林地四周亂打。天一亮，又叫直升機把迫擊砲運走，然後走着行軍。一路之上，他們怕人民武裝的襲擊，就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慌張極了，面對着公路兩側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不敢抬頭，不敢邁步，就像密林中隱藏着千軍萬馬，每棵樹後都有「越共」，每塊石頭都是地雷一樣。

據瞭解情況的偵察員告訴我們這支所謂皇牌軍的美國侵略軍，在行軍途中出盡了洋相。他們舉着槍，背靠着背，面向着兩側的樹林，打兩槍，停一下；走兩步，站一站。有時看到一所空房子，他們馬上臥倒，架起機槍，打了半天，才知道房子里一個人也沒有。當美國侵略軍好不容易爬到石坑，解放軍早已修好了工事，佈地了口袋，打開了天羅地網。

在盛同志的引導下，我們來到了當時八連的陣地，盛同志興奮的說：「這就是八百多美國侵略軍被消滅的墳場。」他伸張兩臂，作了個橫切公路的手勢，對我們說：「當時，八營在前面打頭，三營在後面攔尾，當敵人走近的時候，解放軍同志忽然開火。二排長黎文德跳起來大喊一聲『同志們，抓住美國兵的皮帶狠狠的打呀！』戰士們向老虎一樣撲了上去。這當頭一棒，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敵人就慌忙朝八連的陣地衝去，想衝開一條路逃

命。嚴陣以待的解放軍戰士們不慌不忙，等敵人靠到一、二十米的時候，就扔出成排的手榴彈。戰士陳文勝一個人打了六十多顆手榴彈，在他面前倒下了一大片美軍的屍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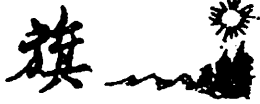
「這時候，被打昏的敵人清醒了一點，他們不那麼猛烈衝了，反而後縮。闖出公路，想在敵我之間劃一條界綫，讓飛機來轟炸解放軍。黎文德排長看清了敵人的陰謀，他完全忘記了自己腳上的痛，立即組織反衝鋒，穿過道路緊緊揪住敵人，『揪住美國兵的皮帶打呀！』戰士們喊着撲過去，和敵人完全扭在一起。幾十架各種型號的美國飛機不敢投彈，不敢掃射。只在頭頂上盤旋，敵人的「刀叉」一點作用都發揮不出來了。

我們來到了一個有五、六米見方的林中小空地，盛同志的臉色變得嚴峻起來，他說，「這里是黎文德排長和敵人搏鬥的地方。戰鬥一結束，我就來到了這里，親眼看到黎文德同志犧牲在一個美國兵身上，雙手卡住敵人，牙齒咬斷了美國兵的喉嚨。他的卡賓槍里已經沒有子彈了，遠遠地扔在一旁，匕首也落在地上，他的周圍有十多個美國兵的屍體，有的被槍管砸瞎了眼睛，有的被匕首刺破了胸膛，橫躺豎臥，什麼怪樣的都有。許多手榴彈爆炸的地方，都有帶美軍帽子和被丟棄的美國子彈，看來他們在被消滅以前，連反擊也沒有來得及。」

站在石坑戰場，我們似乎看到了整個南越戰場，看到了揮舞着現代武器的侵略者陷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慘敗在人民鐵拳之下，看到了約翰遜之流在南越戰場上的窮途末路。



(26) 1966



旗 = 英 = 雄 = 頌 =

方 笑

每一次，在電視機旁、在電台上，看到一張張可憎的臉孔，聽到一聲聲令人作嘔的自白時，我心中激蕩着起伏的思潮……

在那悶悶的日子里，當你們的名字——那時候，你們的名字會像金子般地閃爍發光——被魔手填寫在高牆內的點名冊上時，當你們帶着沉重的腳鐐手銬，帶着毅然決然的毫無畏懼的神色跨進高牆的大門時，我們的心感到一陣陣難熬的劇痛，但也同時以最高度的信任，最赤誠的景仰，深信你們在高牆的那一頭，用更果決、更勇猛的行動，戰勝一切牛鬼蛇神，搖撼那座吃人的罪惡的高牆。那時候呵，我們充滿激越的心情，代替了失去伙伴的憂傷，那時候呵，我們以堅定的口吻向村民們說：「相信吧！我們的戰士，絕不會辜負我們的期望，戰鬥在藍天底下……」那時候呵，我們看到村民們用長滿厚繭的手，抹去留在眼角的淚水，用無比堅定的眼光，注視高牆的那一頭，在那里，你們的名字，在閃閃發光。……

會幾何時，我們在電視機里看到你們的臉龐，在電台上聽到你們的聲音。一個個疑雲罩住了我們：為什麼你們的臉孔是那麼地陌生？為什麼你們的聲音又那麼刺耳？那是怎樣的情景啊！昔日的疾惡如仇的眼光那里去了？往日在你們臉上流露的那種敢於藐視惡勢力的神色那里去了？為什麼你們像叭兒狗那樣嘻嘻地吠着「人話」呢？那時候你們心中跳着的七上八下的節拍，又是什麼狂人的旋律呢？那節拍，是如何也不能參雜在一首雄渾的進行曲中的。我們一下子明白過來。用新奇的眼光重新把你們打量：不對呀！臉色那麼頹喪，神情又是那麼憂悵，聲音都變了，寒顫着，雙腳也索索地顫抖，再分不出那兒是手，那兒是腳了，只差一點沒俯下四肢在地下爬行……而這時候，我看到村民的臉上，沒有一絲哀傷，緊繃着激怒的臉，眼眶里絕不停留半顆憐憫的淚珠，我只看到，他們死勁地摩擦手掌，鄙夷地「呸」了一口痰，掉轉頭，跨步向前！

× × ×

日子更沉，空氣更窒息了。而這時，我們聽到你——我們心中的英雄，村民的最親最親的兒子，在高牆的那一頭，在和同伴相「毆打」，在「自殺」……那是多麼令人震驚，多麼令人惱悶的消息呀！我們躺在阿答屋簷下，我們圍坐

在村民身邊，在談論着——從黑夜到天明。「可能嗎？」「不，不可能！」我看到村中父老們，牙關咬得卡卡作響，抬起眼，仰視藍天的蒼鷹，待到情緒稍為平靜時，另一個更惱悶的，然而不是完全可能消除的小小的問號又迴旋在我們的腦際中。「完全不可能嗎？那些……」但我們誰也沒有說出，誰也不願意把心中嵌着金子般的名字和叛徒的名字維繫在一起！

終於，我們看到你了！可敬的英雄，人民的兒子！

不是在電視機旁，不是在電台上！而是在一個被牛鬼蛇神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然而實際是罪惡盈盈的地方！

久違了！可敬的領袖！

我們細細地從上到下把你打量：

腳：堅定穩健；身體：傲然挺立；手：雄渾有力；臉：蒼老得多了，然而却顯得無比冷靜，那冷靜正表示了心房中跳着正常的節拍，顯示了胸膛湧着一股鮮紅的熱血；那目光：像一支箭，凝聚着對敵人刻骨的深仇，飽含着對人民對祖國的無比熱愛！

我們的眼光，久久不肯從你身上離開。敬愛的領袖啊！你可知，千百萬雙眼睛，在注視着你！領袖啊！你可知我們有千萬句話要向你傾訴！領袖啊！你可知，千萬顆激越的心，在焦急地等待你的第一句話呵！

說了，說了！你的話，像決了堤的洪水，衝擊得牛鬼蛇神驚慌失措，抱頭鼠竄！說了，說了！你的話，化爲一雙鋼臂鐵掌，按在我們心琴的鍵盤上，激起鏗鏘的回響！

你的話，就是判詞！就是對叛徒的可恥下場的歷史總結！

你的話，就是詩章！教我們更深愛祖國馬來亞！

你的話，就是羅盤！指引我們：向左，前進！

你的話，就是燈塔！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

領袖啊，縱使我們沒有可能交談過一句話，縱使我們來不及交換過一個眼色，縱使我是我，你是你，但你口中說的話語呵，却是那麼親口，親口的就像發出自我內心的深處！領袖啊，縱使我們相距得那麼遠，但我却隱約地聽到你胸膛的左邊，在跳着戰鬥的進行曲的音符

高牆的那一頭是一個更艱苦、更殘酷、更激烈的戰場！是人是狗，是傲然挺立，還是屈膝爬行，在那里將得到考驗！是英雄，還是懦夫，在監牢將見分曉。領袖啊！你教我認清了：為狗爬出去的洞永遠敞開；而作為人，一個真正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屈辱地彎下腰，匍匐地從那洞爬出去！一個真正的人，正是要下決心把牢底坐穿！待到那一天，人民舉着通紅的火把，打碎了牢房重重的枷鎖，讓你們堅實的雙手，緊握大旗，同着大隊，邁步挺進！

暫別了，領袖！從此，高牆已經再也阻隔不了我們的心靈相通了，那里這里，到處響着戰鬥的喧騰！領袖啊！在告別的時刻里，讓我輕輕地告訴你：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大娘，站立在你的背影消失的地方，用世界上最動聽最親切的話在訴說：「你，是我們的！」領袖啊，那神情，那聲調，叫我們想起「甲午風雲」影片中王國成對水兵們說的那句話：「鄧大人還是我們的鄧大人！」

頌你！讚你！我們的英雄，人民的兒子！

花的薔薇

「工人剝削僱主」，這是多荒謬的奇言怪論啊！然而，這是所謂「獨立國」的「財長」在經濟局五周年紀念會上，公開「一再表明」的。他說，「我們不希望僱主剝削工人，也不希望工人剝削僱主」。工人一無所有，空着身上工場，把勞動力賣給老板；老板佔有生產資料，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隨意發給微薄的工資給工友餬口，以便有一定的能力再生產，替老板賺錢。工人就是這樣餓不飽自己却養肥了老板。到底誰剝削誰，難道還不明白嗎？然而「財長」的話也該不會是空穴來風的。這可能反映了「財長」的富人心眼，把工人要求合理待遇的行動看作是「剝削」老板！不然，就是表現「財長」不懂得經濟學，不懂得生產關係，不懂得「剝削」的意義！嗚呼！至於他不希望（注意只是「不希望」）僱主剝削工人，那倒無可厚非了。因為僱主剝削工人既成事實，雖不是他「希望」的，也是無可奈何啊！

(關文)

新聞目

議員被判罰款兩千元等於什麼？

謝穎二位同志「議員津貼」被扣押

「新居民証」與政治欺詐

最近，有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在領取「新居民証」時，受到行動黨收權卑鄙為難；他們在領取「新居民証」時，被在場的職員告知，他們的「新居民証」“尚未做好”，當局將會寫信通知他們，領取居民証的時間與地點。

對於行動黨這種幼稚的行動，這些飽經風霜，在暴風雨中熬練過的左派進步人士，一點也不驚慌，而且根本卑視反動派這種黔驢技窮所幹出來的勾當。

他們指出，行動黨這種做法，最終只能更暴露自己可恥地利用“全民登記”來壓迫反對他的人，這是一項低能的政治欺詐，絕對不能損及左翼人士一根毫毛。

有些人還指出說，「我們在精神上已做最壞情況的準備，頂多不過是“請”我們到 C.I.D. 去問問話，恐嚇恐嚇一下；行動黨政權企圖藉這次“全民登記”的機會，從我們身上得到便宜，那簡直是夢想。」

全黨性「辯論會」周日舉行

我黨全體執委幹事，由本月開始，將在黨內展開轟轟烈烈的為期兩個月的學習「鬥爭路線」運動。目前各支部已擬定計劃，展開深入的學習。為了使這次學習運動能達「提高思想認識，加強黨內團結，掌握正確路線，批判錯誤路線」的目標，黨中宣已召開了各支部負責人一連串會議，並發出有關學習提綱及指示。在本周日晚上七時正，一個全黨性的「思想鬥爭使我們進步還是退步」的辯論大會將在芽籠士乃支部舉行，屆時全黨幹事及學員將出席參加，預料到時情況必極熱烈。

8月9日大會積極籌備中

我黨及人民黨已決定在八月九日上午九時開始至下午一時止，假芳林草場舉行一大規模群眾大會，以表示人民反對假「獨立」、粉碎「大馬」的決心，和重申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一貫的鬥爭目標——爭取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屆時演講者將有我黨人民黨及各團體負責人。大會准字已向警方申請，但是至截稿時止，警方尚未給予答覆。

行動黨政權控告我黨中委謝太寶及顏洪同志的「煽動案件」，七月廿六日第一地方法庭曾判決二位同志「被罰款兩千元」。二位同志隨後通過律師表示不服判決而欲進行上訴。此上訴案件預料將於兩個月後才在高等法庭審訊。

★「國會」來函★

最近，謝穎二位同志曾接獲「新加坡國會」秘書羅貝芝之來函。該函稱：

「我必須通知你，基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廿六日第一刑事地方法庭對你施加兩千元之罰款，及鑑於憲法第卅條連同憲法第廿九條的規定，議長先生已指示：從上述法庭判決之日期開始，付予你的津貼將被拘留，以待你上訴之結果。」

「我附帶通知，議長先生在目前的階段，未考慮到對你在國會中議席採取任何行動。」

★「議員津貼」被拘★

依據上述函件，謝穎二位同志之「議員津貼」，已從七月底開始，受當局扣押了。這是行動黨政權

無理逮捕我黨三位議員及追捕兩位議員，並從他們中選開始即拘押他們的「議員津貼」後，接着發生的「津貼被拘」事件。

議員「被罰款二千元」除了津貼被拘押外，還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憲法廿九條」的規定★

「新加坡憲法」第廿九條的規定：「任何人倘若被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法庭，判監禁不少過一年或被判罰款不少過兩千元，及不曾獲得特赦者，將失去議員資格。」

顯然的，任何議員若被判罰款兩千元，即等於失去議員資格。

〔編者按：行動黨政權這次控告謝穎二位同志的案件，會引起各界關注；對有關法庭的審訊及判詞，本報無需評論，讀者們自有自己的看法。〕

★李、答二醫生即將返星★

黨主席李紹祖醫生及人民黨主席答卡醫生，將於本周日下午七時五十分，乘機返達新加坡。李、答二位醫生乃出席東京「反氫原子彈第十二屆世界大會」。據悉，李醫生曾於日前在東京聯同廿餘國代表，舉行記者招待會。

我黨及人民黨負責人將於本周日晚上前往迎接李、答二位醫生。

「國慶預演」苦熬百姓

行動黨政權為了慶祝一下假「獨立」，希望老百姓有一點點「獨立」的印象，不借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人力、物力、宣傳工具，大肆吹噓，而且準備在當天來個行動黨式的遊行。可是，由於遊行隊伍多是被迫參加的烏合之眾，當局深恐會秩序大亂，臨時獻醜，於是不惜讓全星交通陷於麻痺，二度舉行「預演」，害苦了老百姓，尤其是德士司機、霸王車司機和三輪車車夫，受害最慘。

市民們在上周日搭德士從芽籠到小坡，都足足花費了兩個鐘頭，司機、乘客，無不個個怨聲載道，痛斥行動黨不理正務，只顧粉飾太平，欺騙老百姓。由於在酷熱的太陽下，悶坐在車內，真不是味兒；司機和乘客們，開懷傾訴，痛論行動黨政權的是是非非。

自由人協會成立大興花絮

由政治部策動及由一小撮叛徒充當小丑，粉墨登場的所謂「自由人協會」，已經遭受到可恥的失敗。儘管政治部人員軟硬兼施，威迫利誘並用；儘管幾個變節的叛徒，政治叫化子，抬着「要職業有職業」，「要錢有錢」的招牌，登門游說；可是，出席星期日在福運會館舉行什麼成立大會的「自由人」，少之又少，連政治部的小牙算在內，也不過四十左右爾爾，廣大的有骨氣、有正義感的人，都拒絕跟他們同流合污，不跟着他們沿着自取滅亡的道路滑下去。

據內幕消息說，某部長本來已內定為該協會的主席，豈料當天目睹會場之冷落，大出預料之外；人數少已經可悲，更何堪出席的「自由人」，個個雙目無神，六神無主，兩眼睜鼻子，鼻子對胸膛，在椅子上坐禪，似是「養人答答」之「新嫁娘」。如此慘慘場面，迫使某部長不得不臨時變卦，放棄主席位而退居「名譽」，再派個手下議員充數，就算功德圓滿，溜之大吉。

聽說當天安排在會上講話的人，很多沒有出席，迫得幾個當事人急得如電爐上的螞蟥，里里外外，出出進進，忙着找人；幸好記者先生還算「合作」，不敢拍幾張冷場像留念，而編輯先生也很通氣，把新聞塞在報紙股尾；否則真是「不堪設想」。